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五目次

讜直

明二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給事中趙鴻逵漢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刑部侍郎王德深淺

禮部主事戚賢徵應奎

南京兵部侍郎陳棟

右都御史魏伯淙有本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刑科給事中張懋達逵

工科給事中周天保祚弟釋附

陝西左參政陸元溥傳

湖廣右參議楊惟仁言

翰林學士程舜敷文德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聘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晉安馬　歘季聲氏閱

讜直

明二共三十三人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江暉字景孚仁和人尚書瀾之子侍郎曉之弟舉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入讀中秘書初登第即喪偶朝貴擬以錢寧族女時寧貴勢傾天下衆莫敢忤其意暉獨

峻拒之已而　毅皇帝將南巡暉與同館舒芬等抗疏力諫受杖幾斃謫授廣德州知州為政廉正剛毅肅下車即法其豪梗者以令於州民皆悅服有大姓讐竟數年官司不能平將尋干戈暉徐以一言而解勞不坐乘衣不重采省徭役減供應以身勤民民大懽樂之歌謠謳吟徧於里巷以翰林院編修召尋進修撰屬　世皇用言者議簡侍從使吏民事擢暉河南按察司僉事未行而疾疾作待旨許養病歸二年而卒暉精敏修潔游心藝苑疾近代文體淺陋益務為鈞深奇崛至不可句

與齊人曾嘉東楚王廷陳關中馬汝驥其聲一時有曾王江馬之稱云

給事中趙鴻逵漢

趙漢字鴻逵平湖人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授建昌府推官廉正公明不拘成案時有所縱舍獨殺人匿死者必得其情以正法不輕貸當是時李憲副夢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檄郡縣毀淫祠顧羣吏懼鬼責雖毀不力也漢佐太守一日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志超厲而氣果敢一時以風力稱召拜給事中時當改革之

際宿弊未盡除而怙寵驕恣者接迹漢糾愆務違有抗直不撓之節漢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轉官前後奏疏不一上 武廟者三 世廟者十有四責回話者二奉部逮獄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怙終崔文之擅政谷大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鎣鑾中敎王論首輔張孚敬專賊自恣尤人所難竟以是失要人意出爲山西布政司參政不數月乞骸骨歸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葆光則龍臥不可得其槩云所著有瀨齋集

刑部侍郎王偁洊後

王浚字德深、建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第、任薊州知州、抑制太監劉瑾家奴、取惡下錦衣獄、尋釋、陞刑部員外郎、以直諫南巡忤旨、跪門五日、廷杖瀕死、久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沂州、晉貴州按察司副使、時夷人吳尚賢肇亂、浚討平之、賜表裏、以旌其功、陞四川布政司叅政、再轉爲河南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與按治者不協、左遷福建布政司叅政、尋陞右布政使、再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地方輯寧、師旅不用、省費錢糧、歲以萬計、陞南京刑部侍郎、又一年、改北　九廟災、自

陳致仕、年七十二、卒於家、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戚雄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陽縣知縣、以才、調南海、剸繁就簡、植良剪惡、治爲百粤最、召拜南京監察御史、巡江、聞寧藩變起、疾走儀真、調兵要害、爲防守計、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無所顧恤、迄逆濠就縛、始解嚴、又奏免南京守備太監及條處河患、疏運道、足邊餉等五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疏劾李福達之兇焰、郭勛之比黨、忤、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韙

之平居不妄言笑銳意文學迨易簀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發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禮部主事戚賢徵應奎

戚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丁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嘉靖初政首進用人用言二論 天子嘉納尋大禮議起奎抗疏爭之言多忌諱 上怒下詔獄明旦死杖下奎自知讀書時即有志聖賢之學及官禮部學於湛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每自信堯舜可為篤志以往覺天地俱小甘泉先生每對之輒歎社曰此吾

畏友也故於其死痛之獨深而銘其墓銘曰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朔三十年以身質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忘者存

南京兵部右侍郎陳棟

陳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世宗御極充日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朝議追崇興獻欲祧 武宗主於別廟棟抗疏廷諍謂 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繫詔獄者月餘

世宗憐其直赦復原職預修　武宗實錄外艱服除以
亢直簡改府出為湖廣布政司參政時建　顯陵職提
督克殫厥心有寶鏹綺幣之賜遷河南左布政使歲
羨數萬計冰蘗之稱重於一時歷遷太常寺少卿提督
四夷館時分宜擅權孽子招賄競進之士奏其門如流
水棟獨簡亢自持公揖之外不交一語分宜父子深銜
之會吏部右侍郎缺銓司擬棟卒為分宜所排出為南
京兵部右侍郎朝論大不平而棟怡然就道無慍色司
留鑰者數載竟為分宜所忌嗾其黨攻之棟遂拂衣歸

構芙蓉園鑿方塘蒔花木與二三知巳結龍山之社足跡不入公府户不談塵俗惟得句則朗吟如金石聲優游林下一日無疾而逝訃聞賜祭葬如例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魏有本字伯深餘姚人起家寒素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拜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馬永大將材可代勛　世廟怒謫外任吏部尚書廖紀疏留有本且言馬永有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會臺省亦交章留之詔復御史尋按蘓松四郡有風裁累遷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大侵，屢疏請賑，民賴以生。未幾，以右都御史總理漕運，引疾歸。有本為人倜儻寡言笑，至談當世事，亹亹多切中。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弟孝附

包節字元達，池州太守鼎之孫，世為嘉興人。父志贅於會涅楊氏，遂占籍華亭。節生而穎慧，五歲喪父，哀毀如成人，嚴事母楊氏，勵志績學，與弟孝相繼成進士，釋褐東昌府推官，多所平反，召拜監察御史，按閩按滇，皆以風力著。繼按湖廣，時巨璫廖貴以鎮守咸寧三楚，節廉

其不法事抗疏劾之忤旨逮獄幾斃杖下謫戍莊浪戎服從行問不敢以逐臣自貴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雨處之裕如戍十二年聞母訃窮晝夜號慟既免喪衰麻不去體又五年而弟孝又卒哭益慟輒以身投地曰誰代我奉蒸嘗者竟以是得疾卒隆慶元年追贈光祿寺少卿節爲人剛介天植居臺中郤巨賈賄人服其廉絶同年私語人服其貞所叙甘肅志具列以羌制羌之策人服其識乃直言獲罪而其卒也又在萬里之外朝對扁之弟孝以中書舍人召拜南臺侍御史督關延視

黜奬刷奸貪墨吏一時望風解印綬去先後論分宜相及典試之不法者直聲動中外後以兄戍卽日乞歸養冀寬母憂且慰兄望雲之思說者謂兩御史一則致身於其君一則竭力於其母各成其是而卒無媿於乃心時人以爲確論

刑科給事中張懋登逵

張逵字懋登餘姚人登進士庶館選嘉靖初授刑科給事中首劾武定侯郭勛既又論妖賊李福達之奸皆忤旨始而謫官後被逮戍邊幾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

辛隆慶改元撫臣以請詔贈光祿寺少卿

工科左給事中周天保祚 弟禪附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博學好鑄古文詞頗易舉子業不爲爲郎不諧時好歎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擢書經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禪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爲言者所劾 天子置不問補東阿令邑號疲劇猾藏萑苻民獲息肩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思東阿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一修東阿

之政邑人大悅之如東阿徵拜兵科給事中會弟釋亦以才選爲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飢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厩獘慎祀典飭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救時至應詔一疏願歸重災本　天子爲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遷工科左給事中時虜躪遼陽大康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蔽匿特命旂按之具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閱其事出叵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天子悉嘉納還至三河蒙

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辭却之手足攣瘓醫不時愈疾
免歸步持稍艱聽明不廢自計無復立效明時猶得以
醫藥餘閒著書立言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
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其文酷慕兩京質踈達節去
雕去腐而醲肯自足時復為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
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
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冷
然故覽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家食二十年非慶吊報辱
不踐公室絕不及私監司郡邑諸大夫重其品高其文

每考叙選人得薦一言輒相視色喜曰歸嘏不壽已其

為時所重如此

陝西右叅政陸元溥溥

陸溥字元溥錢塘人正德丁卯舉於鄉明年戊辰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寘鐇謀不軌逆瑾内應齊魯趙魏賊從中起天下岌岌矣溥相大司馬運籌決策動中機宜尊卑竟以大毐首易危為安溥之力居多既而大駕將南征溥與同省諸郎伏闕諫止廷杖幾斃會丁内艱歸服闋補武選司員外郎歷郎中出為江西布政

司左參議嘉靖改元詔獎先朝諍臣加俸一級陞陝西布政司左參政行至靈寶卒溥爲人沖澹雅素退然書生也至論大事决大疑慷慨激烈屹如泰山喬嶽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卒年僅四十有五識者悲之與溥同杖者爲仁和江瀚林聯君子以爲杭之二直

湖廣左參議楊惟仁言

楊言字惟仁慈谿人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於禮闈辛巳賜進士第授行人使於代而代王故好學以旨名

儒賓禮益甚言爲諸生說易諸生即翕然師事之未幾

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以安代者莫如言言往而代

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議大禮羣

僚更相水火而張璁桂萼諸人陰會言使附已不與乃

屢疏抗議略曰陛下考 獻帝而祀之覲德嚴明親親

也不復躋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

者也 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與王創業也而

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 太祖 太宗既正世室而復

祭以 獻帝可乎至以 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

祖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近無敬殺也諸所云云皆爲不經陛下前既罪晉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命禮部席書之議而今乃命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卽頓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宴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勲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聽奸人之言

既殺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婿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刎即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既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珤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籍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 上大怒勅法司廷鞫之拷掠慘毒體無完膚而終不易詞讁判宿州已乃稍遷溧陽令藤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司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讁知夷零稍遷荆州府同知

四川僉事湖廣叅議入楷楷起矣而忌者復傾之遂錮錮以歸方言之入蜀也舍於驛中夢綠衣郎進曰忠良吾予來哉詰旦客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此而自縊公其狀甚肖昔言所論救語獨褸褸者斯其感也既歸而角巾布袍崇而約素曰吾以為子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戒之曰吾死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卒年七十五葬太司馬嗣徽志其墓且繫之銘曰虎豹九關嚌沸崩泉而獨大聲以呼羊腸九折嶇沸懍兮而獨叱馭以驅蔆舍沙間影者豈其無所而獨公是虞嗟乎嗟

乎絃直者曲乎玉潔者污乎于哉後江柰何乎斯人之徒與後江言之別號也

翰林院學士程舜敷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官進無逸殿講章大意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進郊祀議內訓四時親蠶行以偕同官楊名言事忤旨廷杖下詔獄講信宜與史當道爲建嶺表書院處之兩廣名士翕然師尊之時有山斗之譽遷安福知縣立鄉約之法合糧里之役政大得民遷

兵部車駕司郎中、會北虜猖獗、上禦邊四事、滅虜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納、尋陞廣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祭酒、嚴立科條、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關務在培養人才、以收太平興理之效、晉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癸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知貢舉、加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典教庶吉士張四維等二十八人、時兩直隸河南山東四省大飢、開例納銀、以便賑濟、文德具奏救飢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爲難、米粟頗易、隨民所有、凡可以克飢者悉得輸官散給、上可其奏、勅下

四省於是輸米粟者踵至四省之民得以全活時大內
歲例大祈文徳撰玄詞多寓規諷忤　上意奪官削籍
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著書爲事比卒遺笥蕭然斥產始
克就殮士論賢之御史王好問疏請䘏典有云正色正
言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義足稱乎君子人以
爲確論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浦城縣知縣考
最擢南畿道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天下鎮守

鉗制百官，瑜劾勛妄肆極言，正德中，閹宦無狀，司禮劉瑾反於內，畢眞劉郎反於外，覆車可鑒，上雖不遽斥勛而鎮守之議竟寢，海內賴之，尋按雲貴，核兵籍，因論兵部尚書張瓚副都御史党以平貪墨無賴，又論禮部尚書嚴嵩奸佞，大學士翟鑾伴食，刑部尚書周期雍飾非自固，於是相繼罷去，惟嵩得入相，瑜自雲貴還臺長稱爲古之遺直，嵩留雲南道，嵩憚之，百計要結，且啖以美官，瑜掉頭不顧，出按四川閩邊，警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蠻夷率俾，今之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

陛下已誅其二矣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堯舜之功乎且

極陳邊事大壞狀　上不之罪嵩益欲甘心焉瑜以母

老乞歸未允而嵩乘京察除瑜名瑜歸日奉母怡怡盡

雅懽儆一小閣不一入城府自謂狷介名所居曰狷齋

然其中實坦坦使人可親卒年六十有九久之御史周

弘祖輯嘉隆章疏特請於朝贈太僕寺少卿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驄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精核

法比操執不阿己卯佞倖導　上南巡偕諸曹伏闕諫

罰跪五日杖之朝瀕死嘉靖癸未陞員外郎進郎中時宰輔胄子怙勢淫式獄付應驄論論如法無所避甲申議大禮復偕廷臣伏闕諫下部獄又杖之瀕死時潮陽陳洸獄起諸言司以洸官給諫素鴟張無狀而所坐又悖淫殘酷敗倫納叛種種大不法又善鬼蜮媚時宰卒不可詰何羣踧踖不敢前乃以屬應驄慨然而南蹤跡按潘臬公蒞凡七訊而獄成遂具上寘於典而時宰竟覔之除洸名爲民一時有手搏猛虎潮民得所之謠秩滿遷守吉安丁內艱居家而洸飛出爲惡誣奏反逆時

宰右洗，遽械繫應驄，擊手援校，談笑就路。比下詔獄，聽廷詰，阿譴折辱，萬不能堪，而應驄挺挺對曰：「驄故法吏也，所持三尺耳，必欲直洗枉。驄惟諸公自為，如明神國憲何哉！」是日黃霧四塞，明日大風拔木，乃詔停刑從輕擬。羣啖者皆錯愕相失，竟當應驄按獄不實罪，落職為民。無何，洗復橫詆奏，必欲咥應驄，而時宰復右之，乃竟謫戍遼東鐵嶺。得命即挾室而行。遼故絕邊，虜人無常時，當道數咨疆事，輒為籌畫，率井井中機宜。其士人執經受業者，履滿其戶，文風遂為丕振。而應驄固忘其為

萬里戍也、丁酉、　上覃恩天下、應驄得還家、明年、明堂

大饗禮成、復覃恩、還應驄官、然竟弗復敍、終老以死、應

驄生而風骨勁峻、凝然山立、步履端嚴、無依阿婉娩態、

少讀書、默識潛覩、必求當於意、而不苟為雷同、及入官、

當天下議論侃侃、無不中肯綮、即危疑變故、才智人惴

不敢吐氣、而應驄身肩之、不煩餘力、屢遭困屈、雖九死

不撓、至今談之、猶凜凜有生氣云、

南京鴻臚寺卿史應之朝賓

史朝賓字應之、四明人、其先有避地晉江者、遂占籍晉

江嘉靖辛卯領鄉薦第二丁未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
主事歷員外郎當　肅宗皇帝癸丑之春兵部郎楊繼
盛上疏極言嚴氏納賂蠧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
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當拟指刑部侍郎王學益
文致其罪時朝賓以員外郎署司事與學益論辯終日
曰繼盛何罪即欲罪請當以論事不以貫法如是止矣
學益曰公所執誠是然　上怒不可測與俱斃無益不
若姑徇　上意以待後解朝賓曰吾輩為朝廷法官所
執者三尺耳安知　上意而徇之學益知不可奪乃自

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羹成授司令署銜朝賓
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曰楊繼盛語雖詿誤
心實無他惟　陛下閔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
德疏入嵩怒繼盛坐死而朝賓降三級調外任由泰州
判官陞楊州府通判歷南京户部員外郎郎中母憂服
闋補工部郎中陞河南按察司僉事進尚寶少卿轉南
京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南鴻臚寺卿時徐文貞當國方
欲大用之而竟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二方忠愍之下獄
也嚴焰甚熾士大夫相覷以目不敢言及忠愍事同年

提牢者至一黑羊不許入諸相問者忠愍俱閉目不言獨應之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邪多費心矣應之淚行與忠愍書曰迸兄之事當以死諍朝賓之不死者猶冀兄之不死也帶罪出門望兄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晤忠愍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與俱生自分必死兄何苦也兄行矣天下事尚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應之謫任之後迭官貴人見皆嘖嘖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未及廳遲措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應之事并楊忠愍亦戚僩然大司

馬王世貞爲忠愍立傳僅及郎中史君亦不詳其實而沒其名可惜也余故徵其事而論次之且遡應之於四明以示史氏之子若孫庶幾不忘首丘之思云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太倉州知州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嘉靖初政大禮議起黠者假爲捷徑而廷諍諸臣廢放不收又壽寧侯張鶴齡坐死待決而工役繁興民力疲敝世龍懷忠欲吐會南　太廟災詔求直言世龍奮然曰吾可以言矣遂具疏列爲

三事一日杜詔諫以正風俗蓋指斥言禮驟貴者二日廣容納以開言路欲寬宥言事諸臣以次錄用設加存卹三日愼舉動以存大體謂大臣表率百僚不宜倏召倏斥甚加械繫箠楚至如張延齡逆豎不足惜而 孝廟在天之靈 太后垂老之景乃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恐於孝養兩宮之心未安所言皆直指時政罔所回護疏入 世廟震怒械繫至京發錦衣衛杖四十次日獄具再發午門外杖八十死而復甦家居三十年臺省交薦竟不復敘 穆宗登極錄用先朝忠諫以老辭詔進

尚寶司少卿致仕卒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謐

沈謐字靜夫秀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星隕應詔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甚剴切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後備兵大庾討擒賊首李文彪實心契良知之旨建祠以祀陽明先生子啓原自有傳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選工

科給事中時太宰汪鋐恃寵驕恣言官爭之　上不能
得汝弼投袂而起曰　聖天子在上而使奸臣得竊權
以蔽明耳目之謂何且擊之不勝其志益驕事更有不
可言者吾當以死爭之遂爇燭草疏悚踊待旦入朝對
仗彈之曰臣竊見吏部尚書汪鋐被劾例該自陳乃發
强辯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未有何其大言不慙欺
君罔上一至於此雖然其謂從前未有則誠是矣臣請
昧死爲　陛下一一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鋐身爲元宰
義同休戚乃遣其子盡歸貨寶空室以覩成敗則鋐乃

背德負　君保家忘國從前所未有者也鈺於大學士張孚敬不入則附之罷歸則背之迨其再召也則又附之孚敬惡其反覆不為禮而鈺於昏夜私懷重寶賂而進之則鈺乃廉耻掃地狐媚苟容從前所未有者也邇者京察鈺子納賄私宅鈺宿部堂往來消息囿於門禁輒集私書詐作公文投遞則鈺乃賄賂公行黷貨無厭從前所未有者也前朝審重囚鈺嘗秉筆乃對衆揚言大言曰馮恩欲奏請殺我我今先殺馮恩遂審情真夫刑賞　陛下之大權所謂臣無有作福作威者也假使

馮恩罪果應誅，是亦　陛下之天討，而以為我先殺之，則鋐乃專恣無君，攬威劫眾，從前所未有者也。給事中等官葉洪等劾鋐奸佞等事，或錮其秩，或奪其官，卒無一人得免者。甚至刑部郎中賈名儒勘鋐贓吏，欲論如法，即日出補雲南，則鋐乃任情報復，中傷善類，從前所未有者也。若曰至公無私，則　聖明在上，清議在朝，公道在天下，誰得而誣之，亦誰得而掩之。鋐於諸臣論劾，不自引咎，顧乃妄為辯訐，欲　陛下為之考驗參詳，以施乾斷，則是臺省為聚訟之地，科道為搆訟之官，彼此

株連動相切制元凶極惡誰敢復言君門萬里何由聞
見於是罔上行私欺 君誤國之臣始得竊榮祿以終
身鼓威福以恣惡 陛下何以大中興之治天下何以
蒙至治之澤哉疏入 上怒持不下尋有旨逐鉞并逐
諸言者汝弼遂出丞潛山稍遷常熟令當是時邑暴苦
水民居多墊汝弼急發倉粟賑濟而後討處以報上官
上官皆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
者幸先諸邑嚴辦竟以是蒙忌論調餘干復稍遷太倉
州知州時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汝弼力

言使者發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能詰汝弼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以催科不力爲罪復論調汝弼浩然歎曰催科之拙撫字之勤也不以爲功而以爲辠乎世道固如是矣吾安能朘民脂以要仕譽邪竟拂衣歸歸而倭難作走白督府請急城平湖爲扞禦計晝夜躬畚鍤以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隣邑未城者皆被蹂躪人始驚顧相語曰非馮公吾屬爲機上肉矣邑郊坰西接郡五十里而遥陂塘半廢莫爲理汝弼

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勸否示子若孫世世修輯毎歲苗民飢輒輸粟縣官助賑或市麥給貧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敦睦親族以次惠施無弗周伯兄貧既析箸矣復迎養餘三十年仲季諸兄下逮弟姪皆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時衣食之先族之人晨於田商於市學於黌序與夫室廬婚喪咸倚辦汝弼者甚衆汝弼以高壽終所著有史案數十篇華除備遺三錄行世伯子敏功自有傳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illegible]

翁溥字德宏紹興人己丑進士令太湖召拜吏科給事中值大同邊卒叛殺主帥廷議未決溥抗疏乞正法以定國是及事解功罪失實復疏請簡風憲大臣往覈之則賞罰明而人心知儆以漸消其兇悍貪冒之習議者韙之時冢宰汪鋐結權黨邪大逞胸臆要 上寵以作威福乃與同官孫應奎薛宗鎧等發其奸狀而大奸遂脫中外稱快時疏論者九人二斃於杖六謫降而溥得龍泉丞屢擢屢起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晉兵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抵任踰月以痰疾卒於官賜祭

葬蔭一子入太學諡曰榮靖所著有知白堂稿藏於家

刑部尚書張鍾誠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以進士令蕪湖時　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悉治金爲之又中官緹騎輩横索路遺一不當意輒肆詬辱官司莫敢誰何永明於瀕江佛寺堊其棟宇以代帳殿飾供器以鉛金代冶節省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騷啾於境上者中官緹騎輩顧交口嘖嘖稱其能久之以治最擢南京刑科給事中時分宜任子竊權穢迹加甚彈劾數十事言皆

剴直分宜私人旁睨之月是誰氏子後來持虎鬚而出江西叅議陞雲南副使初黔國自以勲閥世鎮尊無與抗毋易視藩臬永明面譙其驕倨無人臣禮將頭之執黔國遜席謝過乃已擢本藩叅政轉河南按察使以艱歸服除補陜西歷左右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伊府典楧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宮室服御無不踰制者永明抗疏以聞竟論如法一時豪貴莫不閑門易轍曰毋犯張公尋轉左右侍郎晉刑部尚書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敢深議永明獨奮筆擬之日

遣戍讞上竟如擬中外稱快頃之改左都御史三計羣吏不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時懷盈滿之憂而會人言茂及因力懇放還得旨即日就道竟以寒行罹露疾遂不起得年六十八秉朋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操己亦以是責人居鄉立朝如繩斯直一切圓互機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然終無得而瑕疵焉所著有臨溪存稿若干卷藏於家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盡心刑獄不為權勢阻撓嘗是時相嵩父子怙寵黷貨日貪緣　上所嬖倖鉗擊言者天下咸以言為諱庚戌秋虜大舉入寇突騎薄都城而所分布要害之帥向以賄置會詔求直言學詩遂具疏歷數嚴氏奸利事　上為感動而方士陶仲文為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報怨耳乃逮下錦衣獄箠楚備至學詩慷慨當之不少挫尋放為民以歸歸則日侍其父優游杖履間曾無幾微侘傺不平之意見於顏面而潛思力踐若有所望而趨之不以一節自多也　世廟上賓遺詔錄

諸言者起南京通政司通議抵官逾月而卒士論交惜之撫臣趙孔昭請於朝詔贈大理寺少卿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薇 子與映附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少好學爲古文詞及舉進士從湛若水先生講鄒魯之學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豪人堅守師說薇獨窺羲皇秘妙識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直破去經傳逕求自得半出儒先所未道者同儕莫不望風下即湛先生亦曰懋垣吾畏友也初試行人使楚藩盡卻其餽名已藉藉公卿間及爲禮科給事中多所

建白或論劾時事悉剴切觸忌諱不顧時新 郊廟

請六科給事得陪祀以重耳目舊例諸司輒避大臣行

車因論言官與諸司不同誼當頡頏不得輒避以養諫

垣體二事曠典行自薇始 天子肅而重之每急有任

使輒畀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廣以

西錢糧薇按籍精密即窮山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躬

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擒其尤者四人寘之

法楚中稱仁明薇在諫垣凡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

及 郊廟兵戎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公郭勛攬

權樹黨七事始基禍櫱其謙幸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摘官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　主德缺誤所致覓忤旨方疏之初入也薇謂其僕曰　上方事玄修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旦暮死即竄令以數金付汝死即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歸而與家子弟及四方從遊之士閉關講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甲寅之際倭難横熾薇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預備勉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者則昌言之里中多陰被其澤者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

卒年五十三隆慶改元詔起諸諫臣而馥已沒特贈忠順大夫太常侍少卿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略諸說藏於家子與映字淵甫生而孝友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撫其弟義兼師友兄嚴而有恩弟恭而退讓世並美之甲子舉順天鄉試三上公車不售輒吐棄不往遂爲壽藏於永安湖招所知沈嘉則吳少君輩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勸之仕不應也好施予食指所餘恒爲道路橋梁醫藥瘞死費戊子旱饑出囷粟以食餓者而與其子弟甘粗糲家禁庖宰有餽

生魚者受而放之晩精釋典妻亡不再娶嘗寄居景德寺敝衣澹食有終焉之志奉其家太常遺教子弟登賢書者所得坊金例不聽建坊亟買田五十畝以贍貧族南宮得雋復益之今其季子陞亦以戊午舉南畿矣世居壽門里今壽門有錢氏放生處皆太常孝廉遺澤云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束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嘉靖癸卯浙江鄉試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年拜禮科給事中當 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低昂東

初入諫垣毎糾事憤懣將論列其罪狀會總兵周尚文死請卹典嚴氏惎其不附巳報寢東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無不灑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巳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怒傳旨杖東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數四三易月而創始愈先是東妻張氏自會稽來念東未有子置妾潘與居旣至而東巳下獄三月矣張泣語潘曰吾忍死以覩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

寧能共守乎潘淵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獄中稾儷淵賴以僅繼東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明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爲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眥酸鼻庚戌冬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東之囚以來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即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貞吉竟以是斥去東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

道涿鹿出避劉武衡突於宜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擲之地曰囚安得上書已而沈鍊衣錦趙御史錦徐主事學詩先後上書論嚴氏卒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鍊與東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東屬主者加械束手足東自分必死識家人庀後事妻張彷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無何而嚴氏敗事得已然東已繫獄十有四年矣東父邠州守儘時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東於是妻張伏闕上疏請以身代

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瞋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 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郎
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
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束前噪不休束
曰豈有喜及罪人者邪盖謾語而 上信之會主事海
瑞以言謫御史何尚以疏救之忽有旨下尚於獄而釋
束東歸而亦州已不待乃踊而號呼枕塊水飲徉狂以
自廢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束原官上疏
乞補制壽還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不拜自

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瀏候集雜詩稿惜多逸者家故貧僅田十餘畝妾婦弁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靳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東少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欷歔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武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東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武之歸以雁書東之歸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書誠有不偶然者然武尚拜官而東不拜武有子而東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是則天之不可

問也東之出御也濟猶一處子張莫夫有後日令濟進
御而身出没入炊無難色父殁未幾而濟亦尋殁東竟
無子凡東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
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蕭太守良幹請祀
東於學官

錦衣衛經歷沈純甫鍊 子襄附

沈鍊字純甫山陰人少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
先生一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
又七年戊戌成進士授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

子爲急用伉㑺忤御史謂茌平父艱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大帥陸炳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劉禮終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當是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犯而郭時華亭徐少師

階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所謂貢者邪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辟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者便貞吉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某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惟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

尊王佐而界霸跡先忠孝獨行而後功業文
章吾雖其排衆好以伸獨嗜蓋本志以立言
則其言不尚因言以標志則其志不磨尒
謂存一王之法於萬世獻兩浙之表於四方
即謂史氏之功臣可也而顧以為侵耶僭耶
吾知由是而縣之國門吉光復陶不足方其古
繼文錯采不足益其雅金鏗石鏘不足比其

青豈非名教之丹青人倫之藻鑑哉余嘗參
訂是錄行披句櫛奪目醉心之日久矣攷厥
言其彷彿若是若曰阿私承好以欺聾瞽則
安承解於吾子乎客不覺蹵然而起離席
而頓顙曰吾過矣吾過矣沈井揺而溷蛙黽
又安知四海之大歟哉非吾子孰砭吾頑
次其言以曉世之不知是錄而輕爲訾議者

余曰唯唯有是哉子之賢乎既勇於任過實復欲根天下之耳目而昭明之其意當與是錄並傳矣余謝不敏遂次其語以附於諸君子序言之末

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長至日

當湖陸澄原爾端氏識

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遠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伏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冤始大白贈光祿寺少卿賜祭錄一子入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薦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楷殺人姦黨狀而諸給事相繼以疏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

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炳勿閉門閉門予虜民矣炳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辭以故人感讀而憐之死年五十有一子四長郎襄次袞次褒死父難最少子袠以釋免襄既報父讐推太學恩予袠而襄官終太守鍊所著書悉亡於遠時今僅存青霞集

刑部尚書趙元朴錦 父墳附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徵拜南

臺御史將大司農窘單典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逋又令民得輸貲爲錦衣衛官錦言齊楚燕趙淮徐之間人將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官詔獄之所在何可令錢虜充之褻朝廷之體忘肘腋之患大司農議非是不稱當罷壬子奉勅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錦馳疏引春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蠧國賊民內伺 上意以暴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次骨遣緹騎急逮錦械行萬里至則下錦衣獄明日榜掠備至錦

辭色無所撓獄具分宜必欲殺錦條旨杖一百　肅皇
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得不死竟削籍歸錦毎言吾
得有喘息至今者　肅皇帝賜也爲之泣下錦逮時父
墳方叅議粤西聞之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
壁立食菽飲水驩如也居八年父叅議歿又七年　穆
宗踐位起錦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時因
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握重兵豪於苗夷間難控馭錦宜
示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苗民有不率者安氏輒内創

之粤西稱大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南京三部尚書時江陵相棅國欲引錦爲助而錦挺然無所依阿時或諷議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銜之陰令言者劾錦遂致仕江陵卒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翕然和之客有趨賀錦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卽太宰矣錦愕然曰是何言也大

臣由廷推取　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
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槩事詆毀
乞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
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紜者漸止錦之力也孔庭從祀之
議衆論盈廷錦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又疏
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喫緊為人即孔子所謂仁
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者
也陳獻章之　　　　學以致虛立本為宗昭
代之　　　　　　雖之鶩者實其開先

之功疏入從祀之議始定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改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會丁繼母艱歸家居六年起爲刑部尚書三辭不允至姑蘇疾作卒於途訃聞　上震悼輟朝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悉如制年七十有六錦潛心陽明之學探其堂奧養益粹守益定內嚴而外和盎然篤躬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爲本曰實踐始是眞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矣平居恂恂不輕發一語至榷大事決大疑必稱引古今悉其源委與夫遠未然之善敗亡不中窾綮意所不

諒直

可竹有不能奪也善讀書善屬文尤工於奏疏直而不怒詳而有體有賈長沙陸宣公之風

陝西提學副使陸與培光祚

陸光祚字與培吏部尚書光祖之季弟生而秀頴不凡六歲即知向學長益博聞強記六經左史國策皆手錄成帙深有志於聖賢以名節自礪舉嘉靖癸卯鄉試第三登己未進士二甲第一授兵部主事盡洗中貴戚畹之奴隸竄籍府衛者適虜犯近郊遊騎四出剽掠乃匹馬冒矢石詣督臣營中籌畫廟堂深噐之欲大用以伯

兄典銓引疾歸數年起補禮部郎凡歷三司所建明皆
關大體稍背於典禮必不依違以徇亨忤權貴弗恤也
隆慶間　神宗皇帝方沖年毓德三疏請出閣講讀詔
取光祿銀十萬兩恐勢必加賦以償其匱力疏止之議
議理財則疏復屯田通錢鈔練土著去冗耗倡節儉至
事虞宗祿不支則疏請限服制以殺祿給聽自便以開
生路嚴法制以禁爲非見諸王謚法與大臣卹典之濫
則援引國初令甲奏爲條例以行肅懷王無後其從叔
縉熉夤緣乞嗣王內與多主之者祚固爭其不可柄臣

深疾之而南陵王又絶周王冀得其遺貲祚疏請以稱
宗室之祿周王又柄臣所私也意益佷遂出爲湖廣屯
田副使柄臣恚量移提學陝西時受命而秋試期迫冒
暑行部周數千里日夜校文是年關中最稱得士以勞
成疾猶不自僻聚諸生於正學書院給廩餼時臨觀焉
課其業同與講明聖學咸蒸蒸向方未幾卒於官輿櫬
所過士人無不環泣者祚爲人公清端直孝弟篤厚內
行甚修後其伯父未及葬也歲時修祀必虔且哀事所
生母極婉順母卒故事無去官持服者獨泣以請 豈

宗特許之且著為例少伯兄僅兩歲而事之如嚴父無行不告無言不從築室於城迎仲兄同居友愛甚至繼一妾察其為故家女立還其父且厚遣使善嫁其篤行類如此卒之日遠邇無不悲悼以為位不滿德云

兵備副使張體徵應治

張應治字體徵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拜南京戶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薦射要路者疏數十上雖至批龍鱗履虎尾不恤也時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京洶洶謂有他變應治奮然同

慈母以無罪廢爲予者忍坐視不泣諫乎即援筆草疏一夕而成纍纍數百言皆鯁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上覽之色動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而 中宮奪反正者應治首疏之力也南京内官監邢保馮城倚藉侵尅工匠三千餘兩諸匠日號泣無所訴應治按實將發保聞之大懼織重賄以祈免應治益怒趣疏上之保輦金寶輸其黨百計以中應治疏持數月不下時華亭徐少師秉政察應治忠請發部議部以宦奸宜究言路宜申保克淨軍如應治勘初疏未下時兩省有爲應治

危者應治曰言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即獲譴訥笑赴矣時論壯之未幾而 聖壽詔蔭輔臣子應治具言非制爭甚力適新鄭拜相未協人望復疏爭之遂忤旨出守潯陽甫下車而衛軍以乏餉脫巾呼勢且激變先是潯陽安慶均重地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兵暫撤糧協濟相仍三十年嘗事者重於改革應治稽故籍議如初制力陳數四上官難之應治抗言曰 天子命應治以專城之寄今撫安嚚悍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爭耳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

時江右大侵流民相携入境有議驅之者應治曰有分土無分民流離皆吾赤子奈何棄之急令發廩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爲言應治曰救飢如救溺必待請則往返間以成枯魚矣有咎獨我任之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萬計入覲以卓異賜宴凡郡牧七人而應治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以勞瘁卒於官應治居恒惆惆出而當官則英氣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告以自愛者應治曰余非不知勞劇業以委身奚遑自恤第老親在念耳已而泫然至問及田廬則艴然投袂

曰丈夫無纖毫報稱國家營營爲馬牛計吾弗爲也嘗易簀時從容賦詩有去住不殊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及私而瞑所著有奏疏若干卷

光祿寺少卿鄭叔初履淳 子心材附

鄭履淳字叔初海塩人父曉官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端簡淳性穎朗書一經目不再讀少慕文文山之爲人顏其居曰紹文且貌其象而事之家故濵海時倭奴內訌會暑雨城圮十餘丈淳曰是不亟築邑且屠爲自太安人出私槖具材用身荷畚鍤督兩日而城完又一

日而寇至竟趨壞垣不得入邑稱安堵戊午舉順天鄉試士戌成進士端簡方以執法忤柄臣家居囑淳廷試策有云民生未遂由貪殘之吏多賄賂之途捷邊防日隳由欺蔽之習成貪緣之智熟故必姚崇在內而長官廉平魏相居中而金城奏績端簡蹴然曰孺子乃復以言賈禍哉爲書告戒且促之歸歸日侍杖屨問端簡喜著述一編成輒付淳手錄以爲常己巳調選得比部郎未幾改尚璽丞時　穆皇帝初御宇羣小乘其蔽而煬之君子有不得其職者淳不勝憤遂叩闕上書曰方今

天下災沴薦臻四民失業當今所急莫如用賢然而高
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共濟拂同舟之義
日覲艴嚬咨之益便嬖遂晉接之期善類失於振揚厲
階啓乎權寺風行勢協羣積權移會使台輔備員六卿
拱手元良孤立庶福倒持川潰土崩不可復救願奮
乾剛信任君子勿以私暱間正人勿以細娛妨大計凡
千餘言　上不省煬竈者從旁嗾之　上怒榜百繫廷
尉獄逾年言官言淳第戇直耳無他腸　上意亦解得
釋爲民方淳之像文文山而事之也意念深矣卒以忠

諫顯當是時淳之直聲振天下　神宗皇帝御極復起
尚璽丞遷光祿寺少卿念母沈安人老會有德府役冀
便歸一省安人而安人亡淳泣血柴毀明年竟以不勝
哀卒初端簡著吾學編論述國朝開創以來及近時行
事得失甚悉會太宰李默以私彔被訐論死端簡懼禍
命淳亟焚之淳陽順端簡意而深藏之篋笥乂之端簡
意稍解乃徐出舊稿勸端簡卒業焉遂成我朝不刊之
典迄今學士大夫人人得覩蘭室石渠之秘者淳之力
也子心材傳學能古文辭以端簡廕歷任應天府治中

尋轉福建同知鹽運使事辭不赴必材居官以能稱而內行醇備齡衣糲食自奉如貧生至歲時祭饗則必豐必潔燕客每列五豆酒數行惟適即止子弟敦樸好學不知有市井俳戲事衣冠不隨時爲觀美每出行道上人望而知其爲鄭氏子弟也說者稱必材能守端簡家法爲東南士族冠冕云

廣東左參議項子長篤壽

項篤壽字子長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以父艱居數年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儀制尋請告又數年

轉考功郎後以母艱起補北車駕轉職方郎出叅議廣東自登第二十餘年一徙南一請告皆以母故而南司大計北任秋防歷郎署問獨久望獨重而江陵銜之卒外補初篤壽之為南考功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白上以非時大察固將甘心異已也北之遴令承旨中睚眦而無故見逐者不可勝數篤壽獨持之曰南中事簡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御史者質直敢言江陵所深忌展轉諭意示必去為快而篤壽屹不可及轉職方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

爲國上勛而篤壽獨謂戎狄禽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戎性貪而善詗進則惕方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資盜糧不知所抵矣江陵以爲異已銜之時権帥交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從請必得曩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萬餘單國計極矣専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固交締親權彌甚焉而與璫不可問蝃蝀莫敢指獨篤壽數因

事裁之且帥既倡率而幕下材官勳胄納貲豪舉亦皆不愛惟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則說察舉未已即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善地而篤薦悉擯不用曰以懲賂者於是權帥陰中於上衆怨藂搆於下而江陵之銜益深矣先是江陵之肯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走風塵間混商販雜輿臺或遭劫奪甚苦而否則用一騎一卒即公事必錫三階中外懽然莫敢出語篤薦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聽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之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裁損致傷大

體而南粤之伐外既喜事中復好功喜事者利於刻深好功者加以督責篤壽獨疏以政尚張急治善烹鮮故撫安新民所貴輕典而輯綏遠欲必在薄征若嚴刑重歛則今日之議撫反為他日之興戎矣江陵惡其言益切益銜之益不能容遂出之粤未幾而解官歸矣識者謂江陵非患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鮮不能公聽並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篤壽之論可謂剌心而砭骨矣篤壽凡在職僅一年而諸所建白如止延綏之入衛限宣大之歲增寢漠北之乞茶謝東夷之要市革

壘堡之增修酹寄祭之文兖歷歷皆有石畫文多不載

載小司馬奏草中篤壽生而穎異鄭端簡一見奇之許

爲國器因以女聘之而收爲帷中弟子端簡遂於學爲

儒林宗遠近多從遊者其高足弟子甚衆篤壽以髫齔

居其間既穎悟而好深湛之思遂通經術傳奧指洞鏡

故典曉暢國章是以轇轕當前迎刃而解緯武經文無

施不可蓋學之有本故見之事功議論閎磊落英偉有

如此卒年六十有六子德楨自有傳

山東副使屠宗直叔方

屠叔方字宗直宮諭應峻之第四子也起家進士知宿松以才調鄱陽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陳安攘要計六事再按雲南定臨安兵變歷官山東兵備副使致政歸先是遜國死節諸臣如齊黃方鐵俱罹族誅後逮疎屬以爲奸黨一丁一地分戍劇邊追呼離析慘昏天地郎　神宗御極首頒寬宥之詔而當事者靡闢不行一遇絕丁輒行勾補飛符所到郡國恇擾蓋寃結二百餘年不解也方之令鄱也適符勾胡閏絕丁者方憤然擲符於地曰彼死忠者何罪死忠之親屬復何罪

昔賊臣陳瑛既誅　成祖今之當事者復欲誅　聖上
不得為仁孝之主孰謂　恩詔可停郡符獨不可捍乎
使吾而有言責必碎首爭之矣無何而有御史之命方
大喜曰吾茲可以行吾言矣甫入臺即伏闕上書疊疊
數千言皆真懇淒惻　神宗感動得一旨開釋生還者
凡一千六百餘人君子曰屠公此疏不獨起久覊之陽
光徹於覆盆而已也將公論一伸義風丕作嗣是而請
謚請廟祭請脩實錄使　宗廟無不祀之帝　國家無
不正之史胥此一疏為之先也其關於國體人心豈淺

鮮哉、方又嘗手緝朝野彙編、而自爲之序、略曰、
高皇帝旣定胡服、遂命宋濂王褘等、纂脩元史、元將福
壽戕歿、　勅以崇祀、謚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卿、
聖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
之明驗歟、夫元史且脩、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
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編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跡、即零星片
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連及、故其事十無一
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言

華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即御史給舍絕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衆且死者、又不勝紀事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弔古訪求其故、闡而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瑣綴、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蠷鎸冢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編、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

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華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泅蹟編黃纏名備販責卜絕域鄰哭孫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賜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哀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聖明不諱之

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孫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奬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勸是編以竟未竟云爾方子五人泰觀兌福徵壽胤俱有才名孫襄孫乙卯舉人

右都御史沈純父思孝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辛未謁選時高新鄭以内閣抗銓事奇思孝貌令所知諭意曰督留曹郎行爲臺省地思孝應曰職宜令則令耳安知其他辭而去知番禺番禺壯縣瀕負泉墨者相望思孝泊如也時制府爲江陵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諸富人之付國櫃子母錢爲幕府費思孝曰是穽富民引賊入室皇也不可又聽豪家說令縣闢海口山可得稅數千思孝復曰是必掘諸朽骨而後可職死不忍爲制府啣甚然無以難思孝卒尉薦之召入擬工科給事中而粵帥有

憾於思孝者乃進閣制府曰一令強項乃爾藉令高蹈臺省乃公事去矣制府始密奏中之易工科授刑部主事會江陵奪情事起思孝憤發不平偕同官艾穆疏論之得　旨杖八十戍神電衛踉蹌血肉中間關萬里賴天幸得不死江陵物故得賜環晉尚寶丞再晉光祿少卿巳改太常提督四夷館遂尹順天思孝感　上恩愈益發舒無少顧忌浸失當事意客有善軌政者從容諷意顯不爲崖異思孝勃然曰乃公以一死博富貴耶會丁御史此呂發科場事楊冢宰疏此呂妄言思孝與之爭

而漸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兩侍御者。思孝私憤曰。江陵雖往。遺氛猶在耶。王婁江初入朝。時望攸屬。一日致書　諭思孝蒼頭曰。爲言爾翁。與我同仇。何如吳趙。思孝復書曰。不佞寧負相公。不敢賣友以負國。以故諸保江陵及保太嶽山者。俱不署名。於是有乘風而擊之者矣。遂由京兆改南太僕卿。抵南而旁御史環以私怨訐 御忠介公。屬有三進士上書直忠介。俱罷去。思孝感憤太息曰。時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父之起南光祿卿。再權右僉都御史。出撫三春。寧夏難作。思孝拮

据行間轉餉濟師不遺餘力而持議間與督府異同遂移思孝中州力辭不赴詔趣者再思孝曰不能三秦何有中州尋晉大理卿駁閣郝金獄事郝故司禮張誠婣人也思孝不爲動歷刑部侍郎　上曰思孝以郝金事與刑部左不宜往遂晉工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疏減羊䍬及止盔甲之請省金錢無算無何而日本封貢議起上疏力爭之與當事左而向論科場丁御史者亦從禰中稍遷王恭藩復羅計與思孝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　上屢下溫旨勉留

而思孝自念直道難容終不能作繞指向人疏請益力久之乃許去之日惟餘清風兩袖觀者填塞衢巷皆嘖嘖歎咤曰此曩日杖下沈大夫也既歸杜門謝客幅巾短褐蕭然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刺自通大吏干旄絡繹造請思孝悉屏絕之至談閭閻隱疾扼腕裂眦即娓娓不自置一時蒞浙者皆嚴重之有疑事必咨而後行及卒而吏民益思之以為緩急無可恃也年七十晉江葉相公銘其墓論曰公之忠蹇峭直稍類韓休而其淡而剛心大似包孝肅乃唐宋之人尚能容孝肅與休而今

人不能容公。嗟夫。可以觀世矣。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監察御史許長孺聞達

許聞造字長孺。黃門相卿之仲子。黃門舉聞造。晩黃門沒。聞造裁十五六。即庠諸生錚錚鐵中。二三豪貴家。主提手戒曰。善避許生。許生不吾避者。又之舉孝廉。席帽而見令尹。令尹戲之曰。帽價幾緡。徐徐應曰。時貴賤不侔。入朝擊媢嫉之臣。踔貂厲崒。當是時。價不啻千金。過鄣鄣。遣鄣夫毀之。不直一錢矣。令尹失色。立起謝。四

上公車不第遂謁選得河間府推官有能名貴戚歛手以避會　帝子之潞藩所過驛騷太守畢一府供億屬理畢過置中無擘郡比歲歉兵餉不能以時給行閭脫巾呼幾變巳太守方閉閣作狀請督府軍興法治之閽造不可曰輕俠數千巳出死命使君即不自愛奈震驚三輔何適直指行近縣闌造馳請他庾餉之遂解無何以母艱歸服闋補東昌其理東昌猶理河間第稍尚嚴或問之曰河間法行自近故濟之以寬東昌網目踈濶故糾之以猛巳而奏績果最天下理徵拜貴州道監察

御史慎東事建議風發積次同爲星忌諱不顧奏條上
兵餉七事及請　聖上臨朝諸賢皆經圖其職格心議
也更以時事盡非責在宰輔乃上蘭谿相公書責其
爲中外倚賴不宜多自菲薄如某事宜爭某事宜言責
志不行當決去就以覺悟　主上蘭谿不悅興何殺無
還歲餘爲御史如故出按甘肅甘　稱吏材鄉勇皆無
邇情然閒造雖身竄絕徼心存朝廷隔塞使四出兩邊
極諫已慨然歎曰吾所彈治僅西偏一隅耳未若有小
挾權潛親君側爲宗社生民憂之大者吾其以身爲宗

社生民死庶幾上報　天子乃疏劾張侍郎養蒙曰國政漸衰致柄漸移而奸邪孔壬之徒乘機伺便政自外入闕由徑以達　宸聽政自內出附奥援以徼內降閃爍播弄排斥忠良又言主事洪其道歸名須德依附呂坤魏允貞之門墻不顧名義凡數千百言疏入忤旨落級爲嵩嵐州判官即單騎走貶所故事凡臺省有署以建言外謫者即諸臺使遇以賓禮來則致餽去必餞讌乃閻造入見魏中丞允貞則以部吏凌之且詰閻造曰不圖今日有此相見蓋怒閻造疏中及之耳閻造厲聲

日吾擊君側小人不勝至此固宜公之權辱之也然此相見猶勝無面目見天下人者遂出允貞第以一差檄遣還饋鹽都缺海內莫不以此爲魏公一眚閩造既自晉還不勝憤世疾邪之念每酒後耳熱輒拔劍斫地歌趙元叔佞諂日巉剛克消亡之句以自寫其憤懣忽一日無疾卒聞造爲人剛直負氣凛不可干至爲人去害就利不惜關白身籍東竈陳西竈疾苦除歲課千其太如斯其細必不言也由理郡至御史行邊所至燕會二篤不克及舉賓客籌則九俎六鋼極水陸不厭少喜讀

戰國秦漢間書、其文章、英勁、稱其氣略、性孝、孳學對敭

其先德、卽鑄、集、物土、治家、舍、桑、無、剩、叶、所著有詩文奏

疏、家乘、地理纂要、鹽譜等書、藏於家、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余世用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其先越人、高祖士賢、比官於燕、占籍焉、

河間、因家焉、嘉靖甲子以詩經舉於京兆、萬曆丁丑始登

進士第、選庶吉士、卒業省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

治亂所繇、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橫、超乘而上、已卯、授翰

林院檢討、預纂修會典、書成、進修撰、已丑、充經筵講官、

尋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北海馮琦同
說通鑑時　上希御法筵講臣具牘登乃與琦議以便
宜稍引古誼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淺淺效說經
語陞右諭德兼侍讀轉左庶子兼官如故歷遷詹事掌
翰林院事大內火偕講臣上章切諫拜禮部右侍郎尋
轉左郊廟大禮攝正卿以行登在講筵幾十年皆與馮
琦共事而琦再謁告歸里所值日亦登代進講獻納為
多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舉無慮十餘上皆
留不下及再以登名進名又在後　上竟用焉在位銳

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菑時政闕失抗疏力諫無
少規避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
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
征調貼權織造開採鬱結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
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肯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
狄道山崩湧土出血登復上言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爲
沴鑿山開礦地藏空虛不能固脉所以山崩川竭陵谷
變遷閭閻窮困郡邑蕭條戾氣鬱而不散怨毒結而成
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數愈疏　陛下爲天

之于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恬然數日不報登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爲憂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爲異說竊佛氏緒言爚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絶其端勿使進奉旨摯爲功令下學官釐正焉登自署部時請 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 上意感動勅所司爲具將行大禮而登竟不能少待以病卒年五十有七登爲人

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將穆然簡默言不出口即華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居官廉儉不視生產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為一語終不肯發貧產既薄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稟官無藏橐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五終